

南阳人的连家船

马加强

南阳古镇是微山湖中的一颗璀璨明珠，镇上的人家，要么傍河而住，要么逐水而居。说到了逐水而居，我立马想起了我们南阳湖里的连家船，那也是一道魅力十足的古镇风景线。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南阳还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小镇，镇上的常住人口不多，大多的青壮年都常年在外，有不少人就从事航运，南阳人俗称“跑船”。

跑船可不是一件容易事，要南来北往乘风破浪，那些年的跑船人，着实吃了不少苦。跑船人嘴边常说的一个词就是“下南”，意思就是到南方装货，然后再运到北方来销售，货物多为煤炭、砂石或建筑钢材。他们南到广东沿海一带，北到东北三省，一般都有固定的货主和买方，在买与卖之间挣取运费。

跑船人南来北往一趟，少则数十天，长则两三个月，要生活在水上。为了一路上彼此有个照应，跑船人相互结了“盟”，组成了船头连船尾、船尾接船头的“连家船”。

在我小时候，跑船人使唤的都是大型水泥船，吨位多在几百到上千之间，可谓当时水上的庞然大物。那时客运的水泥船，靠一个挂浆机便能驰

骋水面，而货运的大型水泥船，则要装三四个挂浆机，马达发动起来的声响震耳欲聋，行在水中还是显得慢慢悠悠。

连家船的造型大同小异，最显眼的当然是偌大的货舱。站在船上，看那空空如也的货舱，有种深不可测的眩晕感。船上最吸引人的就是供人居住的船舱，南阳人称之为“楼子”，像是一个简单的房子，舱里有床有桌，角角落落都存放着生活必需品。有条件的楼子里还有电视机，天线竖到舱外，船上有小型供电装置。连家船的队伍一般很庞大，少说也要连接上十来条船，我们都管它们叫做“拖队”。我和小伙伴们，经常跑到南阳湖边看拖队，听拖头首船的鸣笛，那真叫一个气派，简直就是水上火车。

上了初中后，跑船人的船几乎都由水泥船换成了铁壳船，吨位提升了，动力也加强了，空调、洗衣机也被搬上了船。铁壳船在烟波浩渺的南阳湖里显得无比高大，是南阳人生活蒸蒸日上醒目标志。那几年的暑假，常有同学到船上体验生活，上船一个多月的同学回来后，着实变了模样，他们体验到了跑船的艰辛，也体会到了父母的不易，而有些感悟确实是在跑船途中憋出来的。

跑船磨练了南阳人不急不躁、勇往直前的品性，他们看惯了大风大浪，经得住大起大落。时光荏苒，沧海桑田，连家船上的人坚守着自己的信仰，心往一处想，劲往一处使，打造了属于他们的“利益共同体”和“命运共同体”。不得不说，连家船连起了一代代南阳人的美好生活，不少的跑船人都在南阳镇上盖起了楼房，一家老小过上了高品质的小康生活，同时为古镇的振兴注入了澎湃动力。

而今，站在南阳湖畔，偶尔还能看到成群结队的连家船，与其说那是一道不可多得风景，倒不如说是南阳人最实实在在的水上情。

华灯夜黄屯

赵廷灿

“东风夜放花千树，更吹落，星如雨。宝马雕车香满路。凤箫声动，玉壶光转，一夜鱼龙舞”，辛弃疾的《青玉案·元夕》描绘了元宵夜都城的繁华。而今，我居住的小镇，用华灯初上的热闹夜晚，那也是毫不逊色。

我不是黄屯本地人，但来这里工作、生活二十多年，一直未曾离开。刚来时，这里虽是乡政府驻地，交通也便利，就在国道边上，但机关、店铺、厂房很少很少，常住人口不过几百人，典型的乡村模样。夜晚稀稀落落的微弱灯火，夜是暗的、静的、闷的。今天，再到黄屯就会发现，黄屯的夜是亮丽的、舞动的、美味的……

今天的黄屯人口达到了好几万，高楼林立的社区一个挨一个，万家灯火将夜空点亮，几条大路灯火通明、车水马龙。一家挨一家的店铺虽然都不算大，却是霓虹闪烁，毫不含糊。就连夜市的小摊上，也亮着可爱的灯光。超市越开越大，酒店越来越新，楼房越来越高，蒸蒸日上的人气吸引着更多的灯火，夜的黄屯越来越亮。

黄屯的夜是舞动的，充满了欢歌笑语。夕阳西下，街灯亮起，男女老少纷纷走出家门。去蓼河的几条路上，人们打着招呼，或健步或慢行。几个拐弯处建起了“口袋公园”，聚集了一群群爷爷爷奶奶们，慢悠悠地聊起家常。社区的广场、球场和健身路径，勾勒出健身的人影。露天电影、乡村大戏台等活动，更让这沸腾的夜热闹无比。

逛过黄屯夜市的人都知道，这里有着天津南北的美食。府西路不是很长，但绝对逛得过瘾，店铺以日常用品为主，最多的还是与吃相关的饭店、快餐店。规模都不算大，但装修和经营都越来越精致。

一旦夜幕降临，又湖水般涌出小吃摊点，宽敞的大街变成熙熙攘攘的步行街。田螺、龙虾、鲈鱼、生蚝、扇贝、荷叶鸡、叫花鸡、黄焖鸡，鸭头、鸭脖、鸡翅……想吃的全都有了。麻辣烫锅里，能涮的都下锅了；烧烤架上，能烤的都上了架。本地的髀肉干饭、穆汤油饼、菜煎饼、夹饼，西安的凉皮、武汉的臭豆腐、云南的过桥米线、天津的狗不理包子、河间的驴肉火烧，沙县小吃、周村烧饼、酸辣粉、土豆粉，还有奥尔良鸡腿、日本寿司、巴西烤肉、泰国烤鱼……。

要说最火爆的，当属路西市场里的“练地摊”，那吃相虽不文静，但场面绝对壮观。我和儿子最喜欢吃面条，兰州牛肉拉面、安徽牛肉板面、陕西刀削面、川味面、大擀面，无面不欢。去年暑假我们去西安玩，特意品尝了面条和凉皮，那正宗的倒吃不惯，感觉口味都偏酸些，竟不如黄屯的好吃。精明的摊主研究了当地人的口味，做了一番改进，难怪生意如此火爆。

同样在黄屯呆了多年的雪峰大哥，写过一首歌《印象黄屯》，写出了黄屯三十年的变化：三十年前，“老邮局静默在国道身旁，孤独地沐浴夕阳”；三十年后，“新社区的高楼林立，惊了世人挺了胸膛。府西路风火成都市模样，热闹地放声歌唱”。黄屯又开启了“云创小镇”特色发展之路，华灯初上的黄屯之夜，将是更加流光溢彩、耀眼夺目了。



打沙袋，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，济宁孩子最爱玩的冬季游戏。那时的冬天比现在冷，家庭取暖条件远不比现在，即便小学生上课的教室，也没有完善的取暖设施。因此，活动量大的户外游戏，就成了孩子们的最爱。

沙袋，作为被扔在空中最合适的游戏载体，有其独特的优势。第一，沙袋不伤人，即便里面装满了沙子，沉甸甸的，砸在身上受伤的概率也微乎其微；其次，沙袋制作成本低，几块布料，不用很好，不破洞即可，厚实一些更好，里面装些沙子，用线缝结实，就可以拿去使用；第三，便于携带，也是沙袋的优势，书包里放上几个，不觉得沉重，也不占地方，没有比这更好的道具了。

打沙袋，可以强身健体，锻炼肢体协调能力，锻炼眼力、脑力等。其实，打沙袋还有一个隐藏功用，即让孩子逐步养成规则意识。从幼儿到少年、青年，再步入社会，书本教授的知识里面，有关规则意识的内容往往很少。这也是如今很多年轻人的困扰，上学时品学兼优，但毕业以后进入社会，就会十分不适，感觉难以融入工作环境。打沙袋，首先是多人游戏，就要讲究游戏规则。

我们常说“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”，儿童游戏也是如此。只要有两人或以上的游戏，必然有人制定规则。由此便引发了地域之间的差异性，还不单是“十里不同俗”这样简单。在老济宁，甚至一个大院、一条街，都有着关于游戏的独特规则。新加入的个人和群体，必须遵守之前定好的游戏规则，否则，会被逐出小团队，也就是我们小时候常说的“不带你玩了”。

打沙袋前，首先要分配队伍。强强联合，弱弱抱团，显然行不通，游戏也难以进行下



老济宁儿童游戏，是很天然、很快乐与温暖的。

打沙袋，不是拳击练手的那种，而是差不多普及中国的孩童游戏。在我的出生地文昌阁街，紧连着财神阁街，及至幼年到青少年时的总府后街，孩子们是把这游戏唤作“砸沙布袋”。济宁的汶上等县，则叫做“砸沙包”。之所以称谓不同，是因为我们来自五湖四海，老济宁又因大运河连接，融合南北以至东西文化。

而在街区，散养又合群的小伙伴们，会有一位酋长似的孩子王，他的祖籍地域文化，足够影响圈子的文明。老济宁的糖球，孩子王可能叫糖串或糖葫芦；煮玉米，可能是苞谷、棒子、玉蜀黍。

我们最初知道的共享与和合，就是抱团玩耍得来的。按着孩子王说的行事，就能参与那个伙伴群的快乐；和大家在一起，就能懂得更多的成长。

“沙布袋”这名号，有着浓郁的老济宁味。碎布头边角料缝的袋子，当然是布袋，填充了沙子，当然是沙布袋。因为小巧可爱乃至游戏的趋之若鹜，没有人叫沙布袋，是叫作“沙布袋儿”。

那些甚至没有小巴掌大的碎布，常找不到，就算有，也更可能是补丁或格褙片的种子，所以，沙布袋和一切童稚的创意，常是心中的遐想而已，不是随便就能万事如意的。

去。因为弱者的组队，往往几秒内就被强者团队击败，这就让游戏索然无味。有竞争，必然要强者带弱者，分配均衡。这也是社会学里很重要的一点，即资源的分配。

在分配人员的过程中，实际上锻炼了孩子的资源分配能力。眼疾手快、打得好、身法好的“专家”，必然受青睐，但也要照顾同伴，或笨重些的，或是小弟弟小妹妹，或是年龄相仿的女生。在打沙袋的场合，“英雄救美”等场频频出现，这是已略有些阳刚的济宁男孩，在自然与社会生存中发现的法则。

玩具是孩子最好的老师。打沙袋，收获的不单单是快乐。老济宁的儿童游戏，深刻地影响着我们，并教会了我们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。这样说，是毫不夸张的，只有玩过类似游戏的人，才能明白。

讲述人/梁方苏：

打沙袋需要的人数多，活动起来热热闹闹，玩一阵就很暖和。寒冷的冬季，常见孩子们在学校、家院等宽绰之地，书包一放，外套一脱，棉帽一摘，拉开场子玩打沙袋。寒风里，孩子们头上腾起若隐若现的白雾，人人沉浸在游戏的欢乐之中。

孩子们爱玩这个游戏，还因为游戏特具有竞争性，或者说战斗性。这对于八、九、十来岁的孩子，是极具吸引力的，男孩女孩都爱参加。那不是一场疯打疯闹，而是在规则约束下，攻防结合的两军对阵。游戏中要斗智、斗勇，比技巧、赛体力。

游戏需要较大的场地，在一块长约十米、宽约五米的长方形地带进行。孩子们分为两支队伍，男女生、大小孩尽量均等。先要猜谿，这在很多城市叫作“剪刀包袱锤”，猜谿就是原始的比赛抽签，决定攻击方和防守方。然后，防守方布阵场地中央，攻击方分兵场地两



一旦缝好了布袋，我们可能找不到沙，就挖空心思打兑像沙一样细小的颗粒。孩童有着惊人的想象力，就真了高粱、大米之类。但这些颗粒，因为重量与强度的欠缺，算不上标准的原料，太轻或太重，都影响射程与速度；又因为是粮食，用的时候会惊恐和敬畏。天真的创意家，因为想象而无所不能，也因为天真有些小坏。抑或材料短缺的困窘，有的布袋装了玉米粒，甚至小石子、大砂砾，甚至是超限而无奈的，对手使劲打在身上，疼得捂着抱着龇牙咧嘴呵哈乱叫。若是击中了额头，又长出一个沙布袋也是常有的。

女孩不同，她们或妈妈、奶奶、姥姥做的沙布袋，甚至连细沙都很少，甚至掺了小米、麦麸、谷糠或重量合适，质地蓬松柔软的物料，成分是温暖而神秘的。



老 济宁儿童游戏⑦

打沙袋

图文 本报记者 刘帝恩

头，一场惊心动魄的攻防对决战一触即发。

攻击方选出两名投手相向而立，一只小拳头那么大的沙袋，是他们的唯一武器。他们拉开身架，把这只沙袋投向场地中间的防守队员，被击中者就要退出场地。这时显出了沙袋这种玩具的优点，它既有一定分量，又松软的，人被砸到并不会受伤。防守队员也不是干站着挨砸，他们两面受敌，且不能反击对方，只能迅速转身应对前后的攻击，跳跃、腾挪、躲闪飞来的沙包。一旦时机成熟，便来上一个白猿摘果，飞身探手接住飞来的沙包。这样就为团队得到一分奖励，可让被击中的队友重新上场，连续得分则使同伴们得到更多保险。这样身手不凡的孩子，是全队的主心骨、保护神，他或者她把弱小的同伴护在身后，横刀立马，一派大将风度。

进攻方也为取得胜利使出浑身解数，力争沙包速度快、投得准。他们开动脑筋，一个沙包打上、打下、打左、打右，先把弱小的对手打下去，然后集中兵力对付主将。假动作掩护，实招数猛击，一会儿头上飞，一会儿溜地皮，让场上队员招架之力渐尽，得分之力全无。有时突然一个长传，沙包飞向防守者身后，待他来不及完全转身，身后的投手便一记快攻将他击中。场上队员全被击中后，攻防两队位置转换，一场新的战斗开始。

打沙袋的主要玩具，当然是这个沙布袋，外地也叫作沙包。我们小时候手中没有这么多像模像样、上档次的玩具。大多数玩具都是自己做，像毽子、陀螺、弹弓、木枪等。男孩女孩掌握的制作本领不一样，女孩子大多承担了制作沙包的任务，十岁左右的女孩已经开始跟着母亲学做女红，心灵手巧，缝缝补补已拿得出手，给自己和小伙伴做玩具更是乐意。她们琢磨着用碎布头缝制大小不同的沙包，小的比核桃略小些，大的像苹果那么大。精心挑选的花布，密针细线缝制出的小巧布袋，漂亮得很；更为讲究的是，用不同色彩的布块拼制成的多面体布袋。装入干净的沙粒，封上口，沙包就做好了。抓在手里松软的，抛向空中沉甸甸的，得心应手。

老济宁这个地方不缺沙子，城北一带地下盛产黄沙，大大小小的沙坑散布在田边、地头、路旁，挖出的沙子被拉进城里做建筑材料，盖楼、造桥、修路。存放在工地上面的一个个黄沙堆，成了孩子们玩耍之处。他们在这里扒沙堆、挖沙洞、垒城堡、开沟渠，或用小碗、盒盖在沙里扣馍馍、印花花，玩得不亦乐乎。



沙袋的翅膀

栏目主持人 成岳

这也是本游戏放在冬天的必然，衣服单薄的季节，沙布袋砸在身上很痛，甚至打出万紫千红的皮外伤。当然了，男子组的竞赛更不同，打沙袋适合文打的选手，喜欢武打的人，还觉得不刺激，把这游戏升级到“打坷垃仗”，绝对有着真刀真枪玩了命的火爆。当然了，胜负双方回家获得一顿狠揍，还要给敌人的伤员送医送药，拿上仅有的鸡蛋、好吃的赔礼，也是少不了的。只是，砸坏了被砸的，回家也各自挨了揍，伙伴还是伙伴，明天的游戏还是要继续，直到孩子们打打闹闹地长大。

我们与今天孩子的最大不同，是我们有着大群的小伙伴，而极少独处；是我们还可以加盟更多的伙伴群，而成为更大的伙伴部落；是我们几乎赤手空拳，没有任何玩具，但能创造无数的游戏与道具；也是我们每个人，都是生存用品和玩具的发明者、维护者与受益者；更在于我们因为什么都没有，而成了什么都有的人。

但我没有姐妹，奶奶姥姥常在别的亲人那里。母亲从小上学，后来工作，没学过针线。不仅重工的发明“要创造人类的幸福，全靠我们自己”，针头线脑的制造也无例外。做针线是很怕女孩看见的，如果笨手笨脚，会惹来嘲笑；若你做到极致，也觉得你另类，或怜悯你竟然被折磨成这样子，一个男孩是怎么做到的呢？上世纪的八十年代，我在一部电影里遇见青年眼科医生达式常，他的母亲和未婚妻打点他行装时，惊讶地发现他自己缝补的衣领，一个老男孩竟缝得那么好。两位最亲密的女人，又莞尔一笑说，这也难怪，他



能在那么小的眼球上做手术，缝衣服算什么呢？

无穷无尽的老济宁儿童游戏，陪伴了我们的幼年、童年、少年，五花八门的家务也是。后来也发现，几乎所有有顶尖级的厨师和服装师都是男的。这就对了，老济宁的男孩就应该做好所有的事。

这种玩具我只做了两回。一回因为“失败”，一次因为成功。第一个沙袋缝好了，看上去和阿姨、姐妹做的不一样，似乎阳刚些。六块正方形的布，要先缝好五块，秘密就在第六块上，要在缝死之前，把这个袋子掏翻一次，针脚被藏在里面，这时候在很小的袋口装进沙子，再用精密的针线封口。

我的第一只沙袋，是明线的，因为不好意思请教她们，偷着缝的，所以“错了”，但我还是有点喜欢明线的阳刚与粗犷，但是不行，虽然今天的很多配饰都用了明线，成了品位的风行，但自古以来，手工的针线，藏了针脚才是最后的高明。

老济宁的男孩、或中国的、世界的男孩，不能说都是名宿与高手，至少也是特立独行的少年侠客，就像那个后来做出电灯与留声机的小孩。那时的女孩也是，她们的创意和作品，几乎是不能超越的。游戏和玩具，不仅是创造了生活的主张和器具，也创造着独立的生存，以及存在与发展的文化。

沙袋，只是我们会飞的玩具的一种，那时的男孩女孩，才是游戏和玩具的翅膀。

图为讲述人制作的泥塑《打沙袋》

